

老婆逛花市，请了一盆“发财树”，奇特的树形，轮生的掌状枝叶，树影婆娑，茂密旺盛，真是吉利佳兆。

树的顶篷上涂抹了一块蓝漆纹理。好好的花木上干吗涂涂鸦呢？喜爱养花的邻居卫东说，这是花农为防止与其他人家混杂，给花做的记号。

为引起注意、帮助识别、便于记忆而做的记号，是一种符号标记。当我们的祖先“结绳记事”，用原始工具在“陶器上刻画记号”，都是有意识地保存记忆，避免遗忘，所以有学者说“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”，然后是“仓颉作书”。说明远古的记号与文字之间有很大的关系，是文化最初的足迹。这种文明的初始形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平常，以至难引人注意，直到渐次隐去，方觉其意义之趣味。

过去，老百姓识字的不多，识点字的人就为“先生”，不管是老师还是医生，都这样被尊称。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事和物，为辨识和记忆，常用象形、会意的土办法，五花八门的记号，鬼画符似的刻画，就是俗话说说的“言者意之声，书者言之记”，用来传递信息很是管用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消费用品不丰富，产品的品种花色也单调，人们生活异常俭朴，倘若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瓷碗

或瓷盘，只要不是碎得很厉害，还会请补碗匠打上铜钉，把它修复好。不是“敝帚自珍”，而是各家的碗具是较珍贵的。无论城里乡下，都时兴在新买的饭碗菜盘汤盆内底部凿上字，只听得手巧心细的凿碗匠，“咯咯咯”，小锤子不停地敲打，细凿子也不断地移动，几下工夫，一个痕迹深深的字就凿出来了，然后，用食指沾点锅灰涂上，染成深色，几乎不会褪色。因为要按字数和笔画多少来收钱，一般人家只凿一个字，用户主姓名中笔画最简洁、与别人家有区别、最具识别力的那个字；也有用金刚钻刻字的，但线细浅淡；还有人家想省钱，就用铁钉在其边上擦上一抹二条锈迹，虽说不好看，但也洗不掉。

那年月，各家的碗具基本上是按人头定数，为数不多而且大都是同一个模样，谁家里有红白喜事，或来亲到友多了，自家碗盘不够用，都是向邻居借来借去；也有自己烧了什么好东西，拿碗装着分送给亲戚朋友，这样，碗具就容易搞混了。民间“凿碗刻字”就是做个记号，这不是为了装饰，是为了归还时好辨认，不至于混淆各家的碗筷汤匙，免除争议。简洁的智慧，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内容。

生产生活中，民间似乎处处烙印着

记号。比如凉帽、箩箕、锄镰、扁担等常用的物件，也多有各家各户独有的记号，或漆字或刻画，避免劳作时拿乱了。看场的谷堆上得盖好石灰印记。甚至风车船只上都标上与众不同的记号。

小时候，我喜欢做记号：新学期开始，书包、课本上早早就标贴好“罗记”，

钢笔上也不惜血本，请修笔匠刻上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罗有高勉”的字号。课堂上，早就和女同学划清了“三八线”，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男女授受不亲嘛。

我本人也曾被做上“记号”。庄前村后都是纵横交错的大河沟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炎热的夏天里，在河里游泳、打水仗可是我们的期盼。因为几乎每年都有小孩淹死，所以大人们总是看着自家的孩子，不让私自下河玩水。

因为在伙伴中我岁数比较小，奶奶对我看守得特别紧，刚吃过中饭，就在

出，在夜色里透过窗棂。1979年仲秋刚过，侄儿降生了。适才在堂屋踱着急步的父亲，赶紧点燃三炷香，向摆在八仙桌上的观音瓷像虔诚地拜了拜，插进香炉。他舒了口长气，跌坐进罗圈椅里，眼角似乎挂了颗泪。

“恭喜你啊，得孙子啦！”俄尔，梅娘掀帘进屋，满脸喜气地对着父亲说。母亲跟在她身后，手里抱着她用来接生的器械包。

“该谢您啊，嫂子，孙儿他姑也是你接生的呢！”父亲忙起身相迎。

14年前，我的妹妹降生，就看见梅娘挎只小包被父亲急匆匆引进家里来。那年我5岁，开始模模糊糊记得些事情。

“嫂子，几块钱，您接着，辛苦半天了。”

“不中，不中，千万不能！那年接生你妮我要啥了？可别叫我破规矩。”

“现时生活好些了嘛，您也要吃喝穿戴嘛。”

“有你哥他们养着我。我喝口水就回，让大妹子送送我。”梅娘坚辞不收。

夜色尚浅，几只未眠的知了，拖着尖厉的嗓音，把夜鸣叫得更更是空寂。身披夜幕，梅娘一瘸一拐，脚步尤显艰难。

这斜仄的身影，我早熟悉了。

我们两家同姓不同族，出了五服的本家。曾听母亲说起过梅娘。梅娘娘家在我们北邻村侯庄，但她姓杨不姓侯，唤作杨梅。

我们西邻村张庄也有过这么位接生婆，村上老人们叫她裴嫂。

那年，杨梅16岁，还没嫁到我们村。她弟弟降生，老来得子的父亲，一早就把裴嫂接到了家里。大概梅娘她妈已到了不饶人的年岁，折腾整整一晚，还在床上痛苦挣扎，呼天喊地。耳闻母亲从高到低、从强到弱、从撕心裂肺到奄奄一息的艰难呻吟，看着裴嫂满脸汗滴，举手无措，急急切切里外屋进进出出的焦虑神情，听着父亲顿足抚胸、抓耳挠腮的长吁短叹，她紧咬牙默默无语，心底却在一遍遍祈愿，千万再别出啥事，让妈妈顺顺当当地生下弟弟或妹妹吧！

她的弟弟最终平安降生，而她母亲几近昏死过去，这一幕令她刻骨铭心。

裴嫂就着油饼只喝了碗鸡蛋汤，便收拾包袱要走了。

“你教教我，我想跟你学。”裴嫂正要迈过门槛，杨梅扯着她的胳膊恳切地说。

“这？”裴嫂疑惑地望着她，“干这行吃苦不说，有时遇到难产，像你妈今天这样，出了人命怕是说不清啊，麻烦那就大了！”裴嫂劝她。

“那，这行总得有人干吧，您也快到岁数了不是？”裴嫂60多岁，有时是显出了力不从心。

“孩子有这心，你就收她为徒吧。”她父亲或是被她的气魄所感染。

杨梅纤细的身影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故乡原野的阡陌小道上。两年后，若非难产，裴嫂便不再亲自上门，杨梅渐渐为十里八庄乡亲们所知。并且，她依然承袭着裴嫂的秉性，不吃请亦不收取财物。

“有个名声，我就称心了。”若干年后她说。

再过两年，杨梅嫁给我本家伯，打我记事起，母亲便让我们叫她梅娘。

梅娘的腿，是在接生我妹妹后不久摔断的。

那个夏日，傍晚，梅娘正坐在院中葡萄架下纳凉，张庄的张贵仁急促地敲门，说她媳妇肚子说疼就疼，人已躺上床，怕是快要生了。

梅娘忙穿上长衫，拎起产包就走。惨剧发生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两村间隔着条猪龙河，一段河堤成为往来的必经之路。天彻底黑下来，西北天边开始打起道道闪电，梅娘由张贵仁护送，他打着不甚亮的手电筒。他俩刚迈上河堤，雷声就在头顶上突然炸响，狂风夹着粗硕的雨线恣然而至，梅娘举伞欲撑，未来得及打开，脚下一个趔趄，滚落堤下。

故乡曾有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的说法，然而百天之后，梅娘的腿却仍未痊愈。人们开始不安起来，她家小院里前来探望的乡亲们络绎不绝。

“以后谁家再请你，就让他们拉架子车来，你坐车去。”大伯宽慰梅娘。

“那可不中，看人家累得吭哧吭哧，我就恁心安理得？我哪承受得起。”梅娘说她尚不至于一步路都走不得。

“那就用自行车驮，这总行吧？”大伯又说。

“你这话倒提醒我，咱要不先买辆自行车？来的人会骑就载上我走，不会，我就走路，慢些呗。”

大伯原本亦宽厚之人，梅娘既然这样说，他没不依允的道理，于是，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便被大伯买了来。

装阳光于摇篮，梅娘虽已故去，而她的一生该会有无数的人们在怀念着了。

我的腿上用黑墨水画上一个圈圈，算是记号。这可苦了我，如果偷偷玩水，腿上的记号就没了，下晚放学回家就要挨罚。我真是家养的小鸡、小鸭，被做记号了，惹得小伙伴们总是笑话我，那时，真的觉得脸丢大了。

自给自足，传统家庭经济的时候，

民间的记号

□罗有高

每家每户都饲养一群鸡鸭鹅，这可是百姓人家的“小银行”。这些散放着有腿长翅的家伙，时常混到别人家禽群里。它们外表特征差不多，很难识别，常常出现“走失”现象，自然就会引发民间纠纷，它们又不会认人说话，往往是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神仙难断，很棘手。

为了避免麻烦，人们通常都给自家养的鸡鸭鹅身上做上记号。记号很简单：染色，用红色或绿色等颜料给家禽同一位置染上颜色，还有在脚架上扣系清一色绳索的，这两种办法不能长期区

分识别，因为禽类会换毛，鸭子鹅子经常在水中漂洗，记号就会消失。烙印虽说烦琐点，但比较顶用，这种记号标识终生带有：在刚买回来的禽苗脚上烙上记号。有的把右脚内蹼剪个小口，称为“右脚内叉”；有的剪掉左脚指甲尖，记号名称为“左脚外拐”等等，各家的记号不同，一旦走散，很容易分清，物证明确，也就不会产生纠纷。

满怀思乡情愁的游子，回找故乡，就是依据庄前的小木桥、庄头的老榆树、庄后的土地庙这些乡村的记号为路识。是啊，无论你官多大，不论你多富有，不管你走多远，你回来或不回来，“记号”就在那里。

你看百姓门上的记号：张家门庭彩灯，“门楣喜庆生辉彩，秦晋良缘兆吉祥”，红红的对联贴上了院门，显示这家人正在办喜事。如有人腰身扎着草绳，告示这家中有人逝世，它用“草绳报丧”的信号方式，把丧亲之痛的消息告诉亲友和邻居。油菜花开，标记着“王”、“李”的布幡，长条的、三角的、带须带的，在微风中飘拂，王家李家族人们祭祀活动开始了。乡下的记号如田野的人，总是巷子里面扛木头，明了、粗犷且生动，用不太显扬的方式，有礼、有节、有情、有意，懂规矩，知忌讳，

每个毛孔里面似乎都敏锐地传承了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传统文化就散落在民间的记号里。

记号总是伴随着历史而生而成。歌曲《十送红军》，其悠扬而凄婉的歌声，是人民心底唱出的记号，拂心动情，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人人熟悉的经典电影《地道战》，高老忠在高老庄的“记号”老槐树下，大义凛然，奋力敲响警钟，身中数枪依旧没忘向日军抛去一枚手榴弹，英雄的举动，是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记号，何其悲壮。地道，这是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顽强抗战的记号。1978年，安徽小岗村农民在土地包产到户的“盟约”上摺下了手印，18个鲜红的记号，一根根分田桩子，土坷垃的记号，多么朴实，创造了“小岗精神”时代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
往事如烟，世事如云，许多民间的记号，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已渐渐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往事。再忆起民间的记号，感受过往的经历，或沧桑，或澎湃，或凄凉，或美好，好像无所不在，又是那么的零碎、模糊。岁月峥嵘，弥足珍贵，民间的记号，是祖辈们用心做出来的。细细评来，甚至会惊诧，竟有这样一种技艺，如印章一样，盖印在人们的心灵上，真是好东西。

小麦(外二首)

□刘向民

现在，以至于过去，还是未来，我都始终坚信，小麦是我的亲人。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，只知道它来自我的五脏六腑。

我始终依靠着，只有小麦的关怀，我才能摆脱恐慌。

恐慌的心情，恐慌的月光，使乡村很冷。很冷的时候，我就会穿过街道，穿过一阵无奈，走进小麦地里，寻找心灵的慰藉，把身体垫伏掩藏起来，摄取温暖。

只有感受到小麦的温暖，才是最真实的，使疲惫与焦虑荡然无存，表露真实。

我会使自己齐刷刷地站起来，迎着璀璨的阳光，让金色灿烂的质地，一点点渗透进皮肤，直至最灼热的太阳把我染成麦粒的颜色。

我与小麦对视着，意味深长地对视着，然后一齐大声地高喊！

斧头

斧头，黝黑，发出沉着的光。

只想放弃梦想和幻想，以力量和厚重展示着沉默。

做每一件事都要端端正正的。一斧头砍下去，就可寻找到事物的本质。

斧头，让木头变成木头，又让木头变成疼痛。

是一种宿命，是一种春天的宿命。

泪水泛着光。比死亡更简单。坚守者自己的孤单。

斧头，一件简单的工具，表现出不平凡的手段。

沧桑

我在寻找真相。在春天里，先从寻找一朵花的内涵开始。

岁月之上，太阳明晃晃地让人炫目。午夜惊魂，让一棵树的嫩芽至今仍在颤颤。

我望见一米之外的鸟，羽毛脱落，失眠的眼神在梦的深处尖叫。

积攒已久的绝望与寒光，已经坠落于眉宇之间，让耳朵和雪花都惊觉起来。

关山重叠，荆棘丛生，一个九月的回眸，便将澎湃的魂魄，流落在江湖。



江湖忒不清靜，世事叫人心煩。与其和人糾結，不如與花纏綿。

老樹圖文



现在问题来了

□荣智慧

“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，中国山东找蓝翔”这句“经典”广告语近日重新在网络走红，并因万达集团王思聪一句机巧的疑问，老坛装了新酒。

王思聪9月27日发表了一篇长微博，仔细讲述了他刚刚经历过的一番起承转合的“危机”。洋洋洒洒一轮抖机灵后，他冷不防在结尾来了一句：“说了那么多，现在问题来了，学挖掘机到底哪家强？”令浮想联翩的读者哭笑不得。

这条微博迄今近10万次点赞，“现在问题来了”随之演化为网络热词。它的用法多是一段讲道理、编故事、唠闲嗑后，忽然强势插入，表明上面的雄文、观点纯属搞笑，看官请勿当真。

王思聪可谓把中国传统说书艺术“发扬光大”，因为“现在问题来了”脱胎于说书中的一种特殊艺术方式——自问自答。说书人讲故事时，总是会假设听众存在某些疑惑，因此自己先代替观众提出疑问，继而给予答案，完成一个注释式的叙事套路。举一个典型例子如下：“说话的，你说错了！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，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绌罗缎匹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，一发百倍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：那国里见了绌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……”（凌濛初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第一回）

说书艺术兴起于古时候茶楼、市集等围观群众的场所，大家听到兴起多会起哄，不免有人质疑说书人的故事。这时说书人便得打断叙事，先行回答听众疑问。久而久之，说书人自己也会“站在客人立场考虑”，揣摩他们会提出哪些问题，最终形

成自问自答模式。

王思聪的长微博，则是带有现代风格的说书体。除了自问自答，他那种刻意夸张的风格也具备非常明显的说书色彩，说书人常常喜欢在章节结束处卖关子，譬如两位大使在酒楼议论大事，忽而传来有人上楼的脚步声，此时说书人宣布“下回分解”，留下来者是谁的悬念。不过下一集答案揭晓时，神秘人总是酒庄小二之类，令人哑然失笑。饶是如此，这种夸张和中断的手法，正是说书艺术的微妙之处，用得好了足以吸引听众日复一日地前来听故事。王思聪制造了一个暧昧故事的开头，完成了吊读者胃口的步骤。最后提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蓝翔挖掘机，则是运用另类的“神秘店小二”技巧。蓝翔技校的段子早已被全国网民“玩坏”，王思聪在复述自身经历的时候，忽然带出这个老梗，形成错位笑点，效果极佳，最终实现广泛传播。

“王思聪遇誉”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故事。王思聪身上贴着“富二代”的标签，公众难免是带着“终有一天要闹笑话”的心态看他的。但最后的剧情没有向老土化的方向发展。王思聪用长微博交代事件，表明自己并未违法的同时，表达了对警察的谅解，还不失时机地自嘲“矫情”、“被关怀过多”。他一篇文章实现了三大基础功能——自我澄清、体现气度、嘲讽偏见者，可谓非常精彩的自我营销。

而成功运用“挖掘机”的讽喻，对于作为名人的王思聪化解这场公关危机功不可没，“现在问题来了”这句充满浓郁说书色彩的短语，也随之飞扬网络。

试说新语